

一一、出家與受戒讀經

我單身一個人出長安鎮以外去飄流，那還是頭一遭。我步行到了石門縣城外，當晚趁了赴嘉興的夜航船，船中的乘客並不多，有兩三個人擠眉弄眼，似為流氓賭棍之類，我頗懷戒心。但次晨一早到達府城，亦竟沒有什麼事。當即走進戴生昌輪船公司，要買到上海的輪船票，再由上海到普陀。公司的經理見我為一個衣服楚楚的少年，孑然孤身買票往上海，頗生研問。我以逃亡，未實告姓名里居，但微露要轉到普陀山出家的意思。經理妻聽了深憐堅阻，告以她們住家上海，暫在嘉興留居數日，可帶我同她的女兒到上海同入學堂讀書。她的女兒那時也立在一旁，與我年紀不相上下，長的老練，容貌妍麗，亦笑容可掬的隨著她母親勸留。我的心裏一時躊躇莫決，惘惘然含糊在公司中住下。經理夫婦只此一女兒，甚樂我談笑相聚，並常常同出街上或城外遊覽。起初我猶靦靦忸忸，數日混熟了，不再羞怯，見者多嘖嘖稱羨，女亦欣然不忤。如此經過了二十幾天，經理妻突因要事率女回滬，我遂不再留連，仍實行我去普陀山的計劃。

翌早，我為避免局中人的留阻，勿亂中上錯了去蘇州的輪船。行到中途知道了，乃於

平望登岸，仍圖次日改乘赴滬的輪船。在平望散步到了鶯豆湖邊的小九華寺，猛然想起九歲那年的秋天，隨外婆朝九華山，曾經入寺燒香，遂思何不就此寺拜求一師父出家。入寺中把來意告知監院士達師，師當即允許收留剃度，乃在師房中暫為寄住。見有濟公傳、醉菩提、西遊記、封神榜、三國志等書可看，並見有萬寶全書一部，尤奉為可以學習神通的秘寶，遂益加安心一意的守著做小沙彌。小九華亦係十方叢林，當時由散兵遊勇出家的莽流僧，往來於寧波、紹興、杭州、嘉興、及小九華寺的甚多。看到他們與寺外的無賴們聯成一氣，酗酒、聚賭、犯姦、打架等等，向來所不曾見過的社會惡劣方面，覺得僧中也不都是良善的。師以十方叢林中不能剃度徒弟，住過十多天後，攜帶我到蘇州木瀆靈岩山明鏡和尚所兼管的澹墅鄉下一小庵中，由師為我剃度，把我全身換上了僧衣，將我寄託於明鏡和尚，師仍回小九華去。我往來靈岩山和澹墅鄉下，極優遊自適，常以練習萬寶全書中若隱身法等為事。練得沒有效驗，鬧出了不少笑話。直至九十月間，師來靈岩山，領我到寧波契年師公所住持的鎮海團橋頭玉皇殿。我初剃髮時雖已從臨濟派下取名唯心，尚未立表字，在玉皇殿師及契老連我自己，雜起了：太虛、玄冲等等好幾個名字，在韋天像前占籤，得籤語有：「此身已在太虛間」句，因決用太虛為表字。師住了幾日仍返平望，我乃依契老住。契老道心甚好，又極其忠厚謙和，待我尤極慈愛。見我有瘧疾等病，攜我至

鎮海城就醫吃藥，醫了一二月，身漸健康，始陪我往天童寺求戒。

天童原是我十歲朝普陀山後晉香到過的；那時的印象宛然，到今猶記得一個很早的五更天進寺，佛殿上數百僧眾正在嚴肅地做朝課。我這一年去進堂受戒，是在十一月二十前，傳戒和尚就是諱敬安字寄禪的八指頭陀。初見他奇偉的形貌，聽他洪亮的言音，便起敬畏。接著有開堂的淨心大師傅，雍容和藹的指揮教導威儀進止，亦增真誠快感，而絲毫不感覺勞疲。本來比丘戒是要年滿二十方可受，那時我才十六個年頭，未滿十五歲。受戒前問年滿二十否？教令答云已滿，明明打誑語，心中雖不謂然，亦祇可隨教答應。所以我雖受過比丘戒，始終不敢自稱比丘。那一年首堂的同戒兄弟一百二十餘人，未滿二十歲的也不過四五個。記得排在東邊末尾上第二人，只有一人比我還小。坐桌正對面的東單頭上第二人，就是昱山，故我認識昱山最清楚，昱山已二十八歲。又有志圓時時走來就東單沙彌頭沖穀子，所以也認得，其餘大都模糊了。羯磨與許多尊證、引禮的印象，也不甚明白，唯教授了餘阿闍黎的態度從容，語音清晰，當時即對他感想頗佳，糾察師圓瑛亦留一起起的影像。頭上燒香疤的時候，道階尊證與奘老專來護持我。過後，奘老領我去拜謝道老，道老即溫語開導，意甚殷勤。因為我在戒堂中，對於課誦唱念早經聽熟，要背誦的毗尼日用及沙彌、四分、梵網戒本，以及各種問答，我以強記力特別高，都背誦應答如流。

有一次演至問答，答得完全的，只有我一人，所以戒和尚及教授、開堂與道階尊證，都深切注意我為非常的法器。將出堂前去拜辭的時候，了餘教授極加誇獎，而八指頭陀尤以唐玄奘的資質許我，囑奘老加意維護，並作書介紹我到水月法師處讀經學習文字。人的有緣沒有緣，在人眾中或經意不經意，即可看出。我上述受戒時彼此注意到的幾個人，後來都與我頗有關係，亦可見都有夙緣而非偶然的了。

就在這一年的臘月，即由奘老備了一席齋，請八指頭陀同送我到寧波江東永豐禪院，我從此乃在永豐禪院依止水月法師。次年十七歲，即將法華經讀誦得滾瓜爛熟，水月法師也特別器重我，讓我住在內庫房，給我極安閑的方便。院中經書以語錄等類為多，我隨便翻閱，指月錄、高僧傳、鳳洲綱鑑，尤所喜看。看不懂的也隨時問問，及將禪錄中話頭默自參究。到下半年，我常能每日默誦法華經二三部；我誦到極熟時，大約一點三刻鐘便能將七卷法華經誦完。次年，即開始受讀楞嚴經，並買了詩韻，習作詩文。其時寧波的佛教僧中，上等的文字自然是八指頭陀，一般應酬的若書箋、緣起、疏啟等文事，大都請求水月法師做。法師名岐昌，初以表唱水陸懺文名於時。其後以佐慈運長老興建七塔寺，品行端正，且善屬文，為全寧波僧界所尊敬；而圓瑛其時在寧波亦漸以擅長文字見稱，亦時訪岐昌法師。我於這個初學詩文的時候，遂與圓瑛由詩文發生友誼。我因經義而及禪錄，時

有些領悟與懷疑交戰胸中，是夏聞天童講法華經，遂向水月法師請假入天童禪堂，並聽講經。秋初，仍回永豐院讀完楞嚴。這年冬天，契老朝峨眉山回甬，買了好些滋補的參藥來給我吃，我多年的疾病痊癒了，色身也更加發育長成，獲臻健康。由冬及春，仍練習詩文及閱覽四書五經、歷史、古文學等，處僧眾中矯然有鶴立雞羣之概。岐昌法師在年底集院眾茶話，評各人的性情，亦說我驕傲一點。親近水月法師，其所給予我的啟導，在知識方面不如其德性方面，兩年多從不見其有疾言遽色，怡怡談笑，常使人如感春風的溫煦，至今歎為不能及。